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第二十一回 甄士隱反勸賈雨村 甄寶玉變作賈寶玉

話說賈政為了寶玉升官，忙了幾天。一日無事，正在復看寶玉的應制詩賦，忽然林之孝送書帖進來，帖上寫著：「世愚姪甄寶玉頓首拜」，夾著他父親安國公甄應嘉一封書信，信內又帶寄一封周親家的信。又有一封寄薛蟠的。賈政不解其故，逐一的看來，方知這些緣故。原來甄應嘉信內說的是安撫的事情江在辦著，邊疆上倒不靖起來。虧令親周統製得了一位異人，也是敵同宗，姓甄名士隱的用了道術，征服了蠻戎幾十國之王，一月間傳檄而定。這甄先生為國為民建此絕大功業，弟與令親統制公連名保奏。書後又問賈政、王夫人近好，便將兒子甄寶玉進京補官之事相托。那周瓊信內也將甄士隱建功保舉之事細敘，又說這位甄公便是薛令親的親家，從前未曾往來，未曾敘及。此次弟與安國公保舉他，他卻薦原任順天府尹賈雨村先生自代。無奈雨村先生，經過宦途風波，立志歸隱，不肯出山。甄公三回五次的差人勸駕，那雨村先生就苦苦切切寫了一封懇札來，說印「是得過不是的人，雖則聖仁之朝，恩典寬大，原有棄瑕錄用的一班廢員，但則是聖天子明良一德，忠正盈朝。想起自己從前的許多不是，沒有什麼可以對得君父的。只好往深山窮谷之處潔己修行，過世為人，重新盡忠報國，做出一個完全的人臣。甄先生現立奇功，大名著於朝野。正當幹一番大事，垂名青史，報效王家，非且聖天子有功必錄，不肯放你還山，而且要奉勸重新婚娶，再立室家。」那賈雨村先生寄了此書，便即飄然不知所往。甄公見他說得有理，只得改了道服，努力功名，現在這裡候旨，卻與小弟敘了四門親出來，即便憶起他的英蓮令愛，說就是令姨姪媳名香菱的這一位，順便也托小弟帶一封家書寄她。書尾也再三問賈政、王夫人及探春的近好。也有探春的姑父家書。賈政驚喜不已，一面叫請甄寶玉，一面叫賈璉將書信送進裡面去，告訴王夫人、探春，並薛家蟠大奶奶。賈政便迎接出去。甄寶玉在榮禧堂先遇了賈政，賈政歡喜不盡，隨即拉了手來到書房。甄寶玉打聽得買家許多喜事，便逐件地稱賀過了。賈政便與他再三讓坐，甄寶玉垂了手打一，道：「自己的姪兒，要這樣兒，姪兒就不敢，只好站了聽教訓。」

賈政道：「世兄，什麼話兒，難道我老頭子賓主通不懂得。」甄寶玉一定要請師生坐。賈政終是個道學人兒，自己又倚著長輩，又見他謙讓十分，便道：「罷了，咱們也不用上炕，一塊兒坐著講句話吧。」

甄寶玉又道：「伯父教訓，姪兒敢不依。但則姪兒論起世交上，原是個侍立的分兒。再則姪兒托了伯父的福庇，能夠補上了部員，伯父就是堂官大人，姪兒也有司官的規矩。」

賈政道：「世兄不用太謙了，弟叨做堂官，就是本部的世官老爺們來，也沒有師生坐法。既是世交，你只依著我便了。」

甄寶玉不敢再讓，只得打一，告了坐，然後同賈政隔著茶几一字兒坐下來。賈政先將安撫的事逐件問過，又問過了公爺的近好，就將甄公保舉的信也細細地問了，就說：「摺子上去了沒有？」

甄寶玉說：「遞過了。」外面林之孝進來回道：「薛府裡的恭二爺要進來會會甄少爺。」賈政便曉得，是香菱處得了信，叫薛蝌過來問話的，便告訴甄寶玉道：「這就是貴本家的令親薛二爺。貴本家的令婿便是他的令兄，這是敝房下的外甥，也就是二小娘的哥子。」

甄寶玉道：「這位士隱先生已經同家大人敘出譜誼，本來一家分支，恰好同家大人弟兄輩分也好得很，姪兒因士隱先生小了家大人幾歲，也叫二叔。二家叔原吩咐姪兒見過了老伯，就往薛府上瞧舍妹去。不料薛二爺倒先施起來。」賈政益喜，忙請薛蝌進來，也叫賈璉、寶玉、蘭哥兒出來，陪了吃飯敘話。賈政便自己到王夫人房裡，說合這許多事情來。恰好李紈、黛玉、寶釵都在那裡，這賈政先告訴黛玉說：「你的雨村先生從前在軍機處那麼樣喧赫，如今有人舉他，他倒決意入山去了。實在宦海波濤，經過了便也心驚膽顫，怪不得他。」又告訴薛寶釵說：「你們的太親翁士隱先生，一心高尚，不料而今建了這麼場功業，你令嫂得信後也不知怎麼樣地喜歡，將來你蟠大哥也有庇蔭，我心裡好不快樂。」王夫人也笑道：「這個實在夢想不到了。」賈政說完，仍舊到外面同甄寶玉講話去了。

這裡寶釵便道：「我們這位大嫂子，本來是個可憐兒的，從前受的氣是說不盡的了，而且背了人常常哭泣。不知道的只說她為了哥哥出門在外，故此這樣。其實哥哥在家時候她也淡得很，一家子也猜不出她什麼意思。我們姑嫂情分原也好，背地裡問著她，也不肯說。從前是不必說的，到後來扶正了還是那麼著。我倒問她說：『嫂子，你而今還有什麼委屈呢？』她只說合一句傷心的話，說道：『姑娘，我而今倒反不配呢。』而今想起來件件明白了，原來，只為的生身父親沒有個蹤跡兒。她而今該樂，不知樂到什麼分兒。」

王夫人歎口氣道：「這才算個孝女兒，也可憐見的，擺著你們一班兒姊妹，誰沒個娘家往來，便晴雯這孩子也有個借生的媽趕著叫。可憐見的，這孩子將來父女重逢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寶姐姐，評起來姨媽跟前我是個繼女兒，比不上你。告訴你，這姑嫂上面我倒還比你親密些。為什麼呢，她從前要跟著我學做詩，卻告訴我，教我不許告訴第二人，她悄悄地拉了我說：『你我這兩個人一樣的沒爹沒媽，一樣的無家可歸，瞧著個一群燕雀兒也淌淚。你只教我做幾句詩。』說幾句傷心話，我也一樣的傷心，從沒有告訴人。後來我們長大，哥來了，她又說：『林姑娘，咱們而今比不上了，你是有親哥哥來了。』我也暗地常悄悄地勸他。不料而今有個生身的父親出來了。」

黛玉一面說，眼圈也紅起來，也彈了幾滴淚。王夫人等只管歎息不提。外面賈政送了甄寶玉重新進來，只管稱贊甄寶玉不已，說：「現在的官兒，寶玉是個翰林衙門，他是個部曹衙門，但是他那個行為氣度還了得，禮節應對更不必說了。」

便叫寶玉來，著實地數說了一頓，說道：「瞧著人家的孩子那麼好，你自己瞧瞧，算什麼！你說你得了聖卷升了官，告訴你知，一會子考下來，全個兒去，完了還趕不上歸班進士呢。你瞧他那等見識，就算你也會胡謔幾句詩文，可知道士貴器識，而後文藝。他那個光景巴急起來，怕不做一個名臣榮宗耀祖。自己瞧瞧，比上他什麼！你這沒料兒的，你若心裡明白，快快地跟著他學。我教訓你，你懂不懂？」寶玉只得垂了手，答應一句：「懂得。」賈政就出去了。

王夫人等大家替寶玉不平起來。王夫人便同寶釵到薛姨媽家，替香菱賀喜。香菱也適才會了甄寶玉，敘了兄妹，問了甄士隱許多備細，就請甄寶玉搬過來同居。王夫人等過去稱賀，香菱歡天喜地得了不得。薛姨媽也喜之不勝。卻說寶玉，被賈政無緣無故的發揮了一番，心裡想道：「老爺的教訓呢，原也應該。但只是甄寶玉這個祿蠹庸才，也沒有什麼稀罕。況且同他講論，一派遊談，毫無實濟，迫到真實地所在，就這正正經經的經史也只扯東曳西，東躲西閃。我若同姜、林兩兄同他談一刻，他也就登答不來。老爺這番賞識他，他可不要負了。」也就快快地來尋黛玉。不料黛玉因觸起亡過的爹媽，心裡煩惱，已經閉上房門，叫不開。寶玉也猜著了，又隔了門勸了好些。黛玉在裡面只說道：「是了，我這會子煩，你尋別人去吧。」

寶玉就悶悶地回到晴雯處歇下。寶玉雖則在晴雯處，卻一心掛著黛玉，便叫晴雯留著燈兒，寶玉就同晴雯歇下，只是翻來復去地睡不著，晴雯倒睡著了。到了二更時候，燈還亮著。忽然晴雯翻轉身抱著寶玉，嗚嗚咽咽地哭起來。寶玉驚得了不得，便也抱著她，問她：「為什麼這樣的傷心？你不要魘住了。」

晴雯哽噎了半響，說道：「二爺，你不認得我了，我不是晴雯，是五兒。」寶玉嚇了一跳，定著神細細的瞧她聽她，果真是五兒的聲音。寶玉非但不怕，益發可憐她，說道：「我的心疼的五兒妹子，你怎麼能夠來了？」

五兒道：「我告訴二爺，我的壽限原只這樣注定的，將這個身子借給晴雯，我卻跟了鴛鴦姐姐在宗祠內侍候老太太。而今妙師父已成了妙靈佛了，也召了鴛鴦姐姐去做了神女，管那些忠孝節烈殉命的列女冊籍。我侍候老太太，益發不能脫身。老太太將來也要到佛會裡去的，常時也會著些真人講道。昨日說會著了一位蘭芝夫人，說算定，我同你前生前世做過一夜假夫妻，也要還了這一夕緣分。故此今日晚上叫晴雯去侍候了老太太，換我過來，只不許再見我媽。你告訴我媽，他往後只將晴雯當了我，再不要想我。」

我將來跟定了老太太，一樣也有好處，只慢慢地問史真人便知道。便是林姑娘同你也還有大家久聚地緣法兒。」

寶玉聽了，非但不傷，而且歡喜，重新將從前遇仙的話說起來，說：「從前是對著你想晴雯，而今又映著從前的親愛你。」那一夜的歡娛燕好自不必說。到了五更，五兒就說要去。寶玉道：「你可好替老太太說明了，時常與晴雯兩下裡替換著，或是半月一換，或是十天一換，老太太也有個人侍候，咱們也可常敘，豈不是好！」

五兒道：「這是注定的，只有這一夜夫妻緣分，連母女也不能講一句話兒。你若念我，只要依了林姑娘、晴雯，還我真身立個碑就是了，我住後也沒有什麼缺願兒。」

寶玉還捨不得，只見五兒蒙蒙地睡去，倒弄醒了，仍舊是晴雯。晴雯倒笑起來道：「二爺，你同五兒妹妹敘得好不好？寶玉益發樂起來。晴雯道：「老太太告訴你，說你不久還有奇遇。你只自己保重好了。」

寶玉、晴雯趕天明瞭，先告訴柳嫂子，也悲喜不勝。又即告訴黛玉，又告訴王夫人。一家統不信，只說寶玉掉謊兒。只有史湘雲正正經經說：「果真的。」

卻說香菱自從接了父親家信，十分喜歡。又得了旨意，甄士隱建立大功，賞給二品職銜，就授了海關監督，三年期滿，候召見大用，香菱更覺喜歡。連次地要請甄寶玉過來，無奈甄寶玉再三不肯。原來甄寶玉為人外面謙恭道學，一派斯文，其實執習氣，瞞了他的父親甄應嘉，背地裡無所不為，喝酒宿娼只當做穿衣吃飯。寶玉在婦女中間守重一個情字，從不肯沾染分毫。這甄寶玉便不然，不論男女，無不留心，倒也沒有什麼情。只過去了便忘記的，而且不擇精粗美惡，遇著他高興的時候，鬧得出奇出格。就學問上面也是個假的，原有些小聰明，謊得幾句，也要先生粉飾了才拿出手來。就他所得功名也不明白，也有人說遇著窗稿的。真個的人不可以貌取，誰能辨出他的底子來。甄寶玉與香菱、薛蝌見過，看見薛家也是個清肅家風，如何肯來居住，倒反合了傻大舅王仁、賈薈、賈芸這一班匪類，說得投機，就一同喝酒嫖娼，朝歌暮樂，還想來勾寶玉的李瑤過去，李瑤如何肯去。

那一日到賈政家，賈政倒十分地敬他，叫寶玉同去會會姜、林二位，可的姜、林二人出門去了。甄寶玉打聽得賈政上班值宿，便打聽王仁、賈芸所在，兩輛車一直地放來，卻是一個妓女人家。進了門，便有老婆子迎接進去，隨有三個女孩子統是十六七年紀，一擁地拉了他們到小屋子裡坐下。王仁、賈芸也在那裡，滿桌子的酒菜，大家就呼天喝地猜起拳來。那三個妓女，一倪若水，一陳九官，一陸銀官，都來湊趣，無般百樣的話都說合來。這賈寶玉天天在姊妹行中，哪曾見這些村俗的光景，就坐立不定的，又不好意思走了，正要想個脫身的法兒。那時候天也晚上來，月亮也起了。賈芸道：「間壁有個妙人兒，咱們何不拉過來樂一樂。」

原來間壁有一位堂客，叫做芮菊英，父親芮四相公開過故衣鋪，一生愛唱個曲兒，結交清客，單生這一女，也學會了多少清曲。芮四相公亡過，家道艱難，這芮姑娘就嫁了一個外館的趙先生。那些清客前輩統贊她這個嗓子，遇著勝會，也請她出來，相貌卻是中中的。賈芸說起她來，就說她這個人兒曲子卻好，卻是鬧不得的。甄寶玉就立時立刻地叫賈芸去邀了過來。那芮姑娘也就家常衣服走了過來。大家見過了，坐下來喝了茶，唱了一折「廊會」，合座都喝采。賈寶玉便想道：「可惜這麼個人兒，埋沒在這裡，還不知那趙先生配得上配不上。若遇了個粗蠢不堪的，也算邯鄲才人嫁與廝養卒了。」心上正在那裡可憐兒她，那甄寶玉便朦朧了醉眼，漸漸地要動手動腳起來。芮姑娘看出光景，便推身上不便立起來走回去了。甄寶玉哪裡顧得，趁著醉就一直跟了過去，坐定了要在那邊過夜，王仁也跟著去胡說亂道。還是賈芸怕事，陪著寶玉坐在這裡。不多一會，芮姑娘就變臉來，可的趙先生也回來了。趙先生恨得很，就悄悄地告訴堆子上。頃刻間，就有人來，將甄寶玉捆了去，幸喜地逃了王仁。賈寶玉聽見也著慌了，怕的干連著，不敢回家，就帶了李瑤到賈芸家中住下了聽信。

這裡榮國府中，見寶玉一夜不回，又像從前走失了的，嚇也嚇死。尋了一夜沒個影兒，打發人到甄寶玉寓中，又說甄寶玉現在寓中，昨夜分路走的。不多一會，又聽見沸沸揚揚傳將來，說榮國府中的寶玉因酒後強姦婦女，已被堆子上捆送到城上去，差不多奏明瞭就發刑部衙門。王夫人一家子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。王夫人、寶釵、晴雯、紫鵑、鶯兒哭得天愁地慘，襲人也著實的傷。只有黛玉冷冷的。眾人自李紈以下都悄悄議論她，心腸就硬到這樣。賈政有公事沒回，慌得賈璉、林良玉、姜景星也騎著馬分頭打聽。只見賈璉趕回來，喘呼呼地說道：「事情是真的了。寶兄弟現被人關著，不許見面，看來要鬧穿的了。」黛玉聽見了，也只訕訕地走了去。王夫人等就哭得要死。正在鬧著，只見素芳哭進來，說道：「了不得了，林姑娘服毒死了。」

王夫人等說不出話來，就一氣地奔過去，才曉得黛玉服的是鶴頂紅，一掛朝珠還扯散了滿地。王夫人、寶釵等就跌腳大哭起來。王夫人抱著黛玉叫道：「我的心疼的孩子，你寶玉的罪名還沒有定下，你何苦地走這條路。你走上這條路，我也不要活了，跟了你去。」眾人都哭得要死過去了。史湘雲連忙走過來，眾人已忘記了她有道術，倒是探春、惜春一望見她，使一把拉住說，「好得很，你來了，你快快地救她。」

史湘雲不慌不忙，取過一杯茶來，喝了一口，望著黛玉一噴，喝一聲：「醒！」便叫眾人住了哭：「不妨事的。倒不要扶她睡下，只扶她坐直了。」一個時辰，黛玉就漸漸的醒過來了。只聽見外面一片聲說寶二爺回來了，眾人倒反驚駭。只見寶玉好端端地走進來。見眾人圍著黛玉，也不知什麼緣故，也就走近來。這黛玉一見了寶玉，只道他果真的差押了，賈璉托人保回來，就要進刑部監的，真個死離生別，爭此一刻，就顧不得眾人抱住寶玉放聲大哭。眾人也勸不住，好些時王夫人上來勸住了，叫寶玉說合開的事情。寶玉氣得亂跳起來，道：「全是甄寶玉乾的事情，我被房師留住了，在房師處住了一夜，如何將甄寶玉的事裝在我賈寶玉身上！」

眾人還不信，賈璉也趕進來，說：「是真個的，真正與寶兄弟無乾，原是甄寶玉鬧的事。他到了指揮衙門供說姓保名玉，官兒問他可住在榮國府，他想沾咱們的光，就順口兒答應了，面貌也像得很，故此就訛傳起來。」

王夫人等倒反大笑了一場。賈璉道：「而今老爺也知道了，為了安國公分上，也托人周旋他。只要原告說通，也就可以寬下心來的。」

賈璉又笑道：「只是他的底裡盡露，往後不好再叫真寶玉，倒只好叫一個假寶玉了。」

李紈也笑道：「那麼著，我們的寶兄弟倒要叫做真寶玉，可不是掛一個通靈玉呢。」王夫人等一發大笑。倒只有林黛玉十分地不好意思。王夫人就將黛玉服毒之事告訴寶玉，寶玉很過不去。寶玉就恨道：「本來兩名字兒同得不好，兩個姓又姓得古怪，虧了我們雲妹妹，不然還了得！」

王夫人就說道：「告訴你，她為你到這麼個分兒，你不要忘記了。我也在這裡，你們姊妹大家不許玩兒她，而今一家子喜喜歡歡的。若有人玩兒她，你們只管取笑我，我剛才也哭得要死過去的呢。」眾人也體諒著黛玉，也都依了王夫人，只背地裡說她待寶玉的情分，果然生死難分的，真算古往今來第一個情種了，怪不得寶玉也死死活活地黏住她。只有救她的史湘雲倒取笑她說：「你這個人兒被一個情字捆住了，還想修仙！」寶釵也低低地附她耳朵邊說道：「這也算個情蟲呢。」

黛玉只是笑著。寶玉就益發地感激入骨。當下王夫人留史湘雲、寶釵、寶玉三人相伴黛玉，自己便走過來，恰好賈政也回來了。大家說起來，倒也大笑了一番。王夫人也將寶玉外邊過夜的事情瞞過了，說道：「好個真寶玉，璉兒說得好，只好反叫假寶玉了。咱們的寶玉也還真材實料的，老爺還叫寶玉跟著他學，虧得沒有學上來。」

賈政倒不好意思，轉想道：「太太這麼護著他，不要他也去鬧什麼來？」就叫人請寶二爺，一面告訴王夫人道：「那甄寶玉也家教不嚴，以致如此。我還要狠狠地教訓寶玉，你們不要護了。」也叫賈璉、林良玉、姜景星大家留心。又說：「甄寶玉這樣荒唐，虧得李綺親事沒有定准。而今事情是不妨了，就完官司補了官，也沒出息。」

正說著，傳說寶玉和詩時御賜的物件有中使齋了來，也有了升官的旨意。一家子都到王夫人房中，賈政打算接過旨，重新將寶玉教訓一番，也不顧一家子護著他。不知賈政如何教訓寶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